

散文 第一名 高于婷

個人簡介：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四年 A 班

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四年級。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、新北市文學獎、媽祖徵文首獎、靜宜文學獎、奇幻文學獎。

---

〈廁所裡的〉

高中時，班上總有人喜歡謠傳學校某些地方有什麼不尋常的東西存在。說操場以前是大型墳場、哪邊曾經死過人，或獨自在傍晚後去廁所可能會撞鬼，有些是真的發生過，但大部分都是假的。

高中生的校園生活即使再怎麼有趣，也只是用一天三分之一的時間，把自己關在算不上大的校園方框中。學生們只能摩擦無趣的紙張與書本，試著用銳利的邊角刮出一些細碎火花把玩。

這些鬼故事般的謠傳就是其中一些。

大家說歸說，多半也當玩笑帶過，畢竟下午五點一到，也就各自背起書包回家，誰還在意什麼半假不真的墳場與死人。但唯有廁所成了例外。

學校廁所是一個即使每天有人負責打掃，仍能在打開門的那一剎那，看見各種不應該散落在地上的，磁磚總是溼答答、數不清的大小腳印貼在上頭，又因為坐落於走廊盡頭，陽光難以透進的緣故，即使是下午時段，仍讓整間廁所映著一層陰灰色。

一個人在這樣潮濕陰暗的地方，不免覺得附近好像有些什麼，這時那幾則無謂的謠傳悄悄從舊記憶裡爬出，心裡原本微弱的否定，似乎也都被一點一點吞掉。

其實沒有人能說清楚廁所裡的鬼到底長什麼樣子、為什麼在那裡，但大家多半會下意識認同那些看不見的地方可能藏著什麼，再自動為其填補上自己所能想像最可怕的那種模樣。

因此女高中生們常結伴上廁所（男高中生們不會，比起謠傳的鬼，他們更怕結伴去廁所讓自己成為其中一種謠傳。），好像多一個人在，廁所裡就什麼也不會有。

我從沒被誰找過一起去上廁所。不是因為排擠或霸凌，相反的，因為當了國文課小老師，我幾乎和全班同學都是在路上碰到會打招呼的關係，但也就僅只於此。

一個對彩妝、服飾和偶像毫無興趣的女高中生，幾乎很難和同齡的女孩打成一片。

當班上女同學們在討論最新一季的衣服與彩妝、哪個偶像最近要來台灣開演唱會時，我總會看見光從她們熱絡的肢體與五官散出，而光群聚在一起，就成了一片令人難以靠近的白。

偶爾那些白光打到身上，我便看見自己其他部分顯出極深的陰影。

而身為這樣的我在班上極少數談得來的友人 W，則是個不畏懼那些謠傳的女孩。俐落的短髮、俐落的黑框眼鏡，散在學生間的各種謠傳，大概也被她俐落的切割後，棄置在腦袋最角落。

因此我總是自己去廁所，偶爾我會想起那些同學們說可能藏在廁所裡的東西。然後盯著廁間裡那些堆積到垃圾桶外、皺巴巴的衛生紙團，一旁緊鄰的蹲式馬桶，前端圓弧處圈著一層積累多年的黃垢，門板與牆壁則染著幾條不知名的棕黑色痕跡。

如果真有鬼的話，才不會想窩在這裡呢。我想。真有鬼的話，一定也是在圖書館的廁所。

圖書館在離教學大樓有一段距離的地方，整棟大樓用的是沉穩的灰黑白色系磚牆，搭乘電梯到四樓，廁所在一出去的左手邊。

平常不會有太多學生到圖書館來，更遑論借書。老師總叮囑我們：「要考試了，別看課外書。」，圖書館彷彿成為一個突兀的存在。尤其到了高三時期，升學考重重壓在所有人的背脊，圖書館對高三學生的用處，就剩下位於三樓的自習室。

學校會在三年級上學期開始，開放自習室給高三學生申請使用，平時一整天八堂課外加一堂課後輔導，五點下課後到六點前，用一個小時的時間讓有申請的人到校園外吃飯。六點一到，自習室門一關，教官銳利的眼神掃過每個人，提醒大家是自願走進這裡，就要接受管教好好自習。

第一次參加晚自習的時候，我與 W 並肩走出校門，一樣揹著書包，但接下來要前往的是不同的目的地。

身為家裡的獨生女，W 被嚴格限制活動範圍，下了課只准回家，若假日想與同學出門也得申請個老半天。父母好比教官，她自然也毋須特地申請晚自習留在學校，只為被他人督促學習。

送 W 到學校對面的公車站後，我便獨自往車站後方的巷子走去，一般吃晚餐的學生都會往那裡走。巷子裡混雜著小吃店與一般住宅，一側的綠樹枝桠攀過圍牆，被傍晚的風騷出細碎聲響。

象徵性的在巷弄繞了一圈後回到車站，這時的 W 通常已經搭上回家的公車，我會過了馬路後，走進學校旁的便利商店。

參加晚自習最令我困窘的，就是得在外面吃飯這件事。

遠遠看到店家時，我會在心裡告訴自己，走進去、找個位置坐下來、然後點餐。但真正經過時，卻還是單純的走過了店門。偶爾瞥到店裡，許多參加晚自習的學生三三兩兩占據了整家店，他們熱絡的交談，伴隨著用餐時餐具敲碰碗盤的聲響。

我總忍不住覺得若是踏進店裡，所有人都會在瞬間集中著視線看我，那些令他們大笑的談話主題也會全變成我。我會想著他們可能談論自己的內容，可能是關於外表、進食的模樣，或更多我想不到可以被拿來談笑的地方。像是從

很久以前開始，走在路上不經意聽到他人耳語嘻笑的主題是自己時，才知道原來來自陌生人的惡意，也能以強韌的力道傷人。

而且那些傷痕會一直跟著，在隨後的日子裡反覆發與疼痛。

我會一面告訴自己「沒有人在意妳。」，一面前進，卻仍然在每個預計轉彎的地方，被所有發疼的傷口強制轉向，最終奔逃似的進到便利商店裡。

拿起便於手持食用的飯捲，看了一眼後方擠滿同校學生的用餐區後走向收銀台，等待店員加熱完畢再將飯捲收進書包，我走出便利商店，經過已經沒有教官站點的校門回到學校。

踩過地上鐵捲門的細長金屬軌道，這種恣意進出校門的過程總讓我產生小小的新鮮感，平時只要在踏進校門的那刻，不到放學時間就絕對出不去，有些人還會偷偷摸摸在午休時間叫外送訂飲料，冒著被教官抓到的風險，也想跟牆外的世界有所連結。

校園內所有教室都已經上了鎖，沒有死角與無人經過的角落，證明這是一個安全無虞的教育場所。我會一手拉著斜背書包位於胸前的帶子，一手摸著包包右側印有「高中」兩個字的位置，那裡躺著加熱後的飯捲，暖暖的、有些燙手。

太陽開始緩緩從天空退下去後，圖書大樓每層的黃光會像噴發般的從窗外溢出，在幾乎要完全暗下來的夜裡，像一大塊流著金黃色蜜的發霉吐司。

往發霉吐司裡走去，我坐上電梯，樓層顯示經過屬於自習室的三樓後，停在有圖書館的四樓。圖書館早已關門，唯一的光是從廁所散出的日光燈。

此刻，這裡是整座學校中真正無人的地方。

一進廁所，會看見右手邊整排粉色門扉的隔間，前方是洗手台與大面的鏡子。與教學大樓廁所裡佈滿水漬的鏡面不同，圖書館廁所的玻璃鏡面沒有一絲髒污，跟同樣白潔、沒有任何灰黑腳印的磁磚地，互相在自己身上倒映出對方的模樣。

隨意打開一間廁所門，裡頭的地板與坐式馬桶，和門外呈現同樣乾淨到近乎無垢的程度，因為少被人使用的關係，垃圾桶裡也只掛著一個空蕩蕩的垃圾袋。

把書包放在水箱上後，我會從包包內側翻出還殘有餘溫的飯捲，坐在馬桶蓋上開始進食。

這是屬於我的，安靜又乾淨的晚餐時間。

圖書館廁所和教學大樓的差不多大，坐下之後膝蓋與門板隔著不到十公分的距離，背後另一個不到十公分處便是水箱，這種被前後包夾的感覺總令人感到心安。

撕開包裝，食物油膩的味道散在空氣中，一口口咬著，混著充斥在鼻腔裡的漂白水味。頭上傳來抽風機的平穩運轉聲，廁間略冷的溫度勾起手臂上一根根汗毛。

偶爾 W 會在這時候用手機傳訊息來問我吃了什麼，我總是很快的回覆她：

「就隨便吃點什麼。」。而我從不反問 W，因為她沒有選擇，一律是家裡熱騰騰的飯菜。

短暫交談幾句，W 就會和我道別消失在網路世界，因為她們家晚自習的時間總開始的早。

吞下最後一口飯捲後，我習慣把包裝的袋子一再對折、捏成很小很小的正方形，揉進店員給我用來預防燙手的衛生紙裡，成為垃圾桶中唯一的垃圾。

手機上的時間顯示逼近六點，讓我不免想起關於傍晚後廁所的謠言。但如果廁所裡真的有鬼，那絕對是在這裡，而不是教學大樓的。

有這種乾淨美觀的地方可以選，有哪個鬼還會甘願蝸居在教學大樓髒亂的廁所，身前身後都緊貼著屎尿與隨意棄置的衛生紙，只為了嚇嚇偶爾獨自前去上廁所的學生為樂？

我就這樣私自認定了起來。但一直到高三最後一次晚自習結束前，我連一次也沒遇過鬼。

而其中其實也有幾次，到了四樓圖書館時發現廁所的電源已經被切斷，這時我會轉向一旁的樓梯，拐進三樓自習室旁的廁所——這是僅剩的另一個選擇。

一樣乾淨明亮、充斥著漂白水氣味與抽風機的聲響，只是偶爾多了一兩個人在門外走動交談的聲音。

她們或許剛才正在學校外某間店裡吃了晚餐，可能是我打算走入卻臨時卻步了的那間，她們說不定也總是結伴上廁所，只因為聽過廁所裡有鬼的傳說，特別是晚自習的時間正好在傍晚後，但她們大概不真的相信鬼會出現在圖書館的廁所。

畢竟令人厭惡的東西總容易被一起歸類，像髒亂、陰暗，跟鬼。把它們放在一起塞到最角落的角落，就像不存在般。美好的地方不會出現調性不相符的事物，只有逼不得已靠近時，記憶才會再次被喚醒。

如果能成為一個明亮的人，是否就能治好所有傷？就能在下一次晚自習前的晚餐時間，毫無阻礙踏進店裡，融入那些人當中？我總盯著頭頂白亮到刺眼的日光燈，這樣在心中問著。

結果只是發現，自己從來就沒能弄明白如何成為那樣的人。

只能按下馬桶上的沖水鍵，一再把問題轉進嘩啦啦的漩渦，然後假裝自己也是另一個剛上完廁所，準備參加晚自習的學生，一邊這樣想著，一邊揩起書包打開廁所門。而每當這種時候，我總是有股衝動想告訴站在門外閒聊的女生們，其實學校廁所裡真的有鬼，圖書館的廁所裡就有。

其實我就是廁所裡的鬼。